

THE GIFTS OF THE JEWS

上帝选择了

犹太人

一个游牧民族如何改变了世界

[美] 托马斯·卡希尔 著

Thomas Cahill

徐芳夫 译

赵叙 校



世界出版社

◎〔美〕托马斯·卡希尔 著

上帝选择了犹太人

——一个游牧民族如何改变了世界

◎徐芳夫 译 赵叙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THE GIFTS OF THE JEWS

How a Tribe of Desert Nomads Changed the Way Everyone
Thinks and Feels
THOMAS CAHILL

ISBN 0 - 385 - 48248 - 5

Copyright © 1998 by Thomas Cahill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ril 1998

First Ed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选择了犹太人:一个游牧民族如何改变了世界/(美)卡希尔(Cahill,
T.)著;徐芳夫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8

书名原文:The Gifts of The Jews

ISBN 7-5012-1585-5

I. 上… II. ①卡… ②徐… III. 犹太人—研究 IV. 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117 号

图字:01-2001-2944 号

◎作 者——[美]托马斯·卡希尔

◎译 者——徐芳夫

◎校 者——赵 叙

◎责任编辑——蔡振生 张光勤

◎责任出版——车胜春

◎出版发行——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010)65265928 邮编:10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保定西城胶印厂

◎开本印张——850×1168 毫米 32 开 9.25 印张 210 千字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000

◎定 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献给——克雷斯汀

真善美的降生，

怎能少了礼仪与习惯？

没有礼仪，岂不显得过于简慢；

没有习惯，它便无法蓬勃发展

一如月桂树那般？

我们的词典里那些最美好的词汇，诸如创新、探索、惊奇；独特、个性、个人、天命；时间、历史、未来；自由、进步、精神；信仰、希望、正义等，凡此种种，都是犹太人给予我们的礼物。

——本书第六章

对于一个印度人来说，他的所作所为都只是圆上的一个点。这是因为天地大道永远是在轮回中运行的，一切事物都竞相进入这个循环。曾几何时，我们是强健而幸福的一群，所有力量都会从民族生生不息的循环链条中汇集到我们身上……纵便是季节的更替也构成了一个循环的圆，来年终究会把今年走过的路再照样走上一遍。人的生活也是从孩提时代走向孩提时代的圆，一切涉及到大道运行的东西概莫能外。

——布莱克·埃尔克

没有思想的新生，
新的路线将永远不会出现。
旧的仍将不断重复过去的轨迹，
不断走向自己的终点和又一个起点。
没有创新，
金缕梅丛下依旧是空空荡荡的一片。

——威廉·卡罗斯·威廉斯

／目 录

前 言 这就是犹太人(1)

第一章 月光下的神殿 远古宗教体验(8)

第二章 黑暗中的摸索 层出不穷的创新(54)

第三章 埃及 从奴隶走向自由(93)

第四章 西奈 九死一生(122)

第五章 迦南 从部族走向国家(163)

第六章 巴比伦 弃众归一(199)

第七章 跨越历史长河 这仍是犹太人(237)

参考文献与说明(247)

希伯来文《圣经》要目辑录(263)

大事年表(269)

《圣经》引文出处(273)

鸣谢(279)

译后记(283)

这就是犹太人

前

言

这就是犹太人



这一切都由犹太人而开创——笔者在此处使用的“这”，包含了我们所珍视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价值。正是这些价值，时刻指导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不论他是犹太人还是其他种族，是宗教信徒还是无神论者。如果没有犹太人，我们将不得不用不同的双眼观察这个世界，用不同的双耳聆听这个世界，甚至用不同的感觉触摸这个世界。不仅是我们的感官，而且我们接受这个世界信息的窗口也会有所不同：我们将会用不同的心灵进行思考，用不同的方式阐释我们的一切经验，对我们所经历的事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尤有甚者，我们为自己确定的人生轨迹也将截然不同。

此处的“我们”，是指二十世纪末作品中使用的一般意义上的“我们”，即西方世界的人民。时至今日，西方特有的而又是生机勃勃的精神思想业已对这个星球上的每一种文化产生了影响，因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人类都在情愿或不情愿地追赶着这个“我们”。好坏姑且不论，西方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确实是绝无仅有的。有鉴于此，作为西方文化开创者的犹太人，它的作用也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世界上没有哪种文化比犹太文化更加古老，另一方面，犹太人具有独特的天命观。事实上，“天命”(vocation)或者说是个人使命，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犹太人提出的。

犹太人这个令人称奇的部落，这个光怪陆离的群体，这个四处飘泊的种族，正是西方世界的始祖。但回顾历史，世人或出于无知、种族沙文主义、仇外主义，或只是由于邪恶思想作祟，拒绝正视犹太人的真实面目，不愿意给予犹太人其应有的评价，这类事例真是不胜枚举。在这个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世纪(二十世纪)行将终结之际，我们只需稍稍看一看那些令人



难以置信的恐怖场景,就不难看出灾难的制造者们是绝对不会公正对待犹太人了。

尽管如此,笔者必须敦请尊敬的读者:不仅要从小脑的脑海里忘却历史上的(现代的、中世纪的和古代的)灾难,而且要尽你们之所能来忘却历史这个概念本身。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自己的脑海中抹去这个世界赖以存在的一切假定,亦即由一系列杂乱无章的历史事件和观念构成的、成为我们知识和思想遗产的整幢大厦。我们必须假设自己在这座地球上生息、活动时,《圣经》还未曾写下一个字、还未曾进入口耳相传阶段,甚至根本没有人想到会有圣经故事。

最初的人类突变体出现在地球上时,该是一幅多么诡异奇特的景象啊:他们与自己的灵长类祖先一样也是四肢瘦长,但肌肉很不发达,也没有像样的皮毛或爪,为了获取食物而不成其他动物的美餐,他们除了偶一为之地到大草原上探索一番之外,一直要借助于树林的庇护。由于他们的嘴巴很小,牙齿也不尖利,而且与灵长类幼崽相似,他们的脑袋大得近乎不自然,因此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自己的智慧。与其他哺乳动物的成长期相比,人的幼年阶段要长得多,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独立生活,需要父母在许多方面给予谨慎而全面的照料。如果没有计划性,如果不预作准备,如果没有逐步发展起来的复杂技能,这些突变体根本不可能存活下来。

但是,如果我们借助于史前历史学“记录”遗留下来的线索的话,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始料不及的结论:最初的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下去,先是发明了工具和火,尔后是农业和畜牧业,再其次是灌溉和车轮,但是他们似乎并不觉得这些发明和



发现是什么创新，而是认为它们是尘世之外的赐予，是来自上天(the Eternal)的恩惠。有关的证据昭示我们，在人类最古老的宗教意识中包含着一种首尾相连、不断循环的宇宙观。最早的人类对这个世界所作的推定，究其本质而言，其实与此后的希腊和印度等更为复杂的社会并无大的不同，虽然后者的推定更为精微和详尽。正如亨利-查尔斯·普奇(Henri-Charles Puech)在《人类与时间》(Man and Time)一文中对希腊思想所作论述那样：“任何一件事都不是独一无二的，都不会只发生一次……；任何一件事都曾经发生过，现在也在发生，今后还将不断发生；同样，一个人既曾出现过，现在又出现一次，今后还将在每个周期中都再次出现。”

犹太人第一次打破了这种周期循环，并代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体验方法，一种新的观察与感受世界的模式。由于二者区别甚大，我们也许可以不无道理地说，犹太人提出的观念其实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惟一拥有的新观念。但由于犹太人的世界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因而可以认为它已经像基因代码一样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中了。对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影响，我们已经不可能予以摆脱，因此时至今天，任何其他民族的宇宙观在我们眼中都显得古怪奇异了。

与其他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神话相比，《圣经》作为对犹太人宗教体验所作的十分卓越的记录，如今读起来仍然令人感到生动饱满，甚至令人称奇。英语中的“圣经”(bible)这个词，源于希腊语中“书籍”(biblia)一词的复数形式，即“诸书”。虽然《圣经》可以被视为“西方世界之书”即创始文献，但它其实是一部作品集成，其收录的著述几乎全部是用希伯来文写成



的,前后历时一千年以上。

希伯来人[古代犹太人也称希伯来人。据《圣经》记载,古代犹太人自幼发拉底河边移居迦南时,当地人称他们为“希伯来”,即“来自河对岸的人”。犹太人的语言叫作希伯来语。现今以色列国的正式语言仍是希伯来语——译注]是闪米特人[旧译闪族,古代包括巴比伦人、亚述人、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等;近代主要指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尤其是犹太人——译注]的一支,大约在公元前[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为避免使用 B.C.(基督之前)和 A.D.(anno domini,基督纪元)符号而带有基督教含义,先是在犹太人之中,继而在更广泛范围内,一些人转而使用 B.C.E.(现行纪元之前)和 C.E.(现行纪元)来表示“公元前”和“公元后”。我在本书中使用 B.C.和 A.D.,并不是想冒犯什么人,而是因为新的符号至今在学术圈以外尚未得到广泛认同,因此可能对一般读者造成不应有的误导——原注]二千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在中东出现。但对于希伯来人的早期发展情况,我们仍所知甚少。对于闪米特人中的某些支脉,例如阿卡德人(the Akkadian),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当久远的文字记述,但对于公元前十世纪之前的希伯来人,没有任何可信的文字记载。这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摩西(所有古代犹太人中最杰出的人物)率领下逃出埃及并迁居于迦南以前,没有留下任何可信的文字记载。这就意味着至少《圣经》中的早期著作最初并不是文字作品,而是口耳相传的产物,虽然它们被看成是历史故事。因此,从亚伯拉罕[一译“亚巴耶”。《圣经》故事中挪亚长子闪的后代、犹太人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生于迦勒底的乌尔(一译吾珥),原名为“亚伯兰”,与神立约后改名为“亚伯拉罕”——译注]在迦南的漫游,到以色列人在摩西率领下从埃及解救出来,直到约书亚把以色列人迁居至迦南,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切都是口头作品,其第一次(并非最后一次)得到整理和编辑是在大卫成为(古希伯来统一王



国)国王期间或以后。不过,构成《圣经》的全部著作(不含到公元后一世纪才增补进去的希腊文《新约》)要到巴比伦征服犹太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即公元前五三八年以后的某个时候,才会以现行面目出现。最后几部著作大约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和二世纪被收入希伯来文《圣经》,即《以斯帖记》和《传道书》(公元前三世纪),以及《但以理书》(公元前二世纪)。至于一些外典[apocryphal books, 又称“次经”,指《圣经》中一些在内容、年代、文字和作者等方面有过争议,最后才被列入正典的经卷,与一些历史上无争议的、为整个教会接受的经卷即“正经”相对应。《旧约》中的次经为仅见于《七十子希腊文本》而为希伯来文《圣经》未收录的七卷著作以及两部补篇。——译注],如《犹滴传》和《所罗门智训》等,则要迟至公元前一世纪。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读者而言,《圣经》实在是一件内容驳杂、令人困惑的著作集。即使有人下定决心要从头到尾地读上一遍,但在读了前面的一、两部著作后,十有八九也会信心动摇。虽然《圣经》贯穿了文学的两大主题即爱情与死亡(当然还有不同凡俗的讽刺、性和暴力描写),但同时也充满了冗长乏味的宗教说教和内容空洞的战斗场景。而《圣经》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由于它是众多作者历经多年写就的,所以现代读者如果想利用它来破译真实发生的故事,难免会困惑不已。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要了解自我,要了解我们所具有的特征,要了解大多数“现代人”不再思考的、业已被我们视为天然的和不言自明的行为方式的渊源,我们就必须回溯到这部伟大作品,回到西方文明的这块奠基石。笔者写作本书的宗旨并不是要为读者提供一份《圣经》简介,更不是要写一篇犹太



教入门,而是期望透过这种独特的圣经文化,找出贯穿其中的主线,揭示汇集成为全书的思想情感,并为当代读者指出我们西方遗产中仍然鲜活的源泉,不管这些读者对宗教信仰采取什么态度。

为了恰如其分地理解《圣经》,我们就不能止于从《圣经》着手。任何一种定义都必须设定界限,必须指明被定义物不是什么。遵循这一思路,本书一开始将把读者带到《圣经》问世之前、犹太人出现之前、亚伯拉罕出生之前的时代,即人类把现实生活看成是首尾相连、可以预见其发展的大循环的时代。我们将回归“循环时代”。

远古宗教体验

第一章

月光下的神殿

远古宗教体验



大约是距今五千年的某个时候,人类的手第一次刻下了一个书面文字[苏美尔产生文字的时间大致是公元前四千纪中叶。这种文字用芦管刻在泥版上,晒干后成为可以长久保存的文书。芦管刻成的笔划如楔形,因此称为楔形文字——译注],并由此开创了人类有记录的历史。这件事也许发生在乌鲁克(Uruk)的一家货栈吧。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又称两河流域,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平原。在现今的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境内,为世界古文化发源地之一,曾建有巴比伦、亚述等古国——译注]即今天的伊拉克瓦卡,在这块土地上横跨幼发拉底河两岸建起的乌鲁克,或许是人类可以称之为“城市”的最早聚居地。书面文字的发明其实是现实生活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没有书面文字,苏美尔人怎能把帐目来往记录得井井有条?像乌鲁克这样的城市,聚集了不计其数的人口和财产,拥有成千上万的庙宇、旅馆、仓库和大街小巷(这种聚集方式后来被古代世界各地竞相模仿)。由于人的记忆已难以胜任如此巨大的计算量,现实生活迫切要求产生一种新的方式,以清点船运货物、结算彼此交易。人的记忆越来越难以胜任这项工作了,但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之后,人类的智慧终于找到了一种绝顶聪明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用永远不会消逝的书面符号来代替常常出错的大脑记忆。

这一创举将使得信息存储和修改这一奇妙的技能成为可能,将为个人之间以及群体之中的通信提供全新的方式,并藉此将人类历史的进程彻底改变。不过,书面文字的问世并非无源之水。在苏美尔人不断尝试、历经失败走向城市化的数百年时间里,他们的一系列创新为文字的发明作出了铺垫。农业的发明使得人们无需坐等大自然的惠赐,而是能够按照